

中庸精義

下

養心書齋

				和書門
		二四四九二	號	類
	一四架	六五函		
二册				

內閣文庫			
九一函	二四四九二	和書	
一四架	二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92
冊數	2 ( 2 )
函號	191 173

經說

新刊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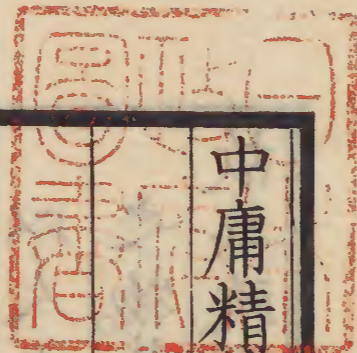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精義卷下

日本東都

市川匡子人

著

淺草文庫

男 緹孟瑤 校

下篇

哀公問政以下。子思本於孔子達道達德九經之語。以論學問之方。又贊孔子為述者之聖。以為後學標的。正與上篇之言相表裏。實為傳體。故今分為下篇。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魯君名蔣文武之政者周公所制六典見存周禮蓋其目也下文九經及上篇末章所言是其大經矣方版也策簡也舉猶興也息讀為熄熄猶滅也言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有是政無是君則無是臣而無是政如火之舉如火之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速也蒲盧高氏拱以為胡盧之細腰者得之矣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盧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則政舉其易亦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人謂賢人政由人立故曰為政在人即人能弘道之意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疑是後人之妄改者不足據信身指君身苟非有德之君不能知賢人而賢人亦不屑就焉故曰取人以身道者五倫之禮苟離乎人倫則德不成故曰脩身以道脩道謂立教仁者安民之德政教之道期乎安民故曰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則為人。不仁則非人。故曰仁者人也。而仁者人

也之中。以親親為大。孟子亦曰。君子親親而仁民。惻怛慈愛之謂仁。而必以安民為君子之仁。人皆有惻怛慈愛之誠。而不能無差等。其能為之差等。而又能不失其宜者。義之功也。故義者。仁之分。道之紀也。義則得宜。不義則失宜。故曰義者宜也。而義者宜也之中。以尊賢為大也。苟不尊賢。則君無輔而政不立。雖欲仁。民豈可得乎。是仁義之所以必相濟而不孤行也。此以仁訓人。以義訓宜。特取聲音相近者而言。古人論說之例然。非正訓也。呂氏曰。親親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

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其待不能無等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匡按。仁義禮三者。道之大統也。故孔子於達道之先言之云爾。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註。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仁齋曰。此節疑當在下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之下。蓋申明素定之意。而起下文誠者天之道之語也。因上文在下位不獲乎上之節重出。故併錯在此。知人。謂知人道之所當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是也。知天。謂知人道之所由本。所謂誠者天之道是也。

右第一章。曰脩身以道。應上篇率性之謂道。曰脩道以仁。應上篇脩道之謂教。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達諸天下。而貴賤所共由之禮也。達德者。達諸天下。而知愚賢不肖所共稟之德也。人資於三德以行達道。無貴賤一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承上節達道。而明人不可不學之義也。生而知之者。如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必好學不倦。安而行之。不待人之勸勉。是上等之資也。學

而知之者。待人之勸勉而後學。學而後能得。如孟子之學成於三遷。斷機之教。是中人以上之資也。困而知之者。少時不聽人之勸勉。壯歲以後有所困辱。而始志於學。是中人以下之資也。蓋三知。知也。三行。仁也。助知仁者。勇也。人皆稟三德以生。而不能無利鈍之別。大約有此三等。然論學問之功。則無有利鈍之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也。所以好學者。性之知使然也。所

以力行者。性之仁使然也。所以知耻而好學之深。力行之篤者。性之勇使然也。此曰近者。以成德之人。律之故耳。今夫資於三德以進學。猶有目而見。有耳而聞。何苦之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所以脩身。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在立誠。知仁勇三者。立誠之資也。人苟知立誠之資。我固有之。則知學以成德之不太難也。舉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右第二章。達道。應上篇率性之謂道。達德。應上  
 本篇天命之謂性。性之不大。德之不修。天不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此列九經之目也。為。創為也。經。條目也。尊賢。謂使  
 居賓師之位也。體。謂視之猶四體也。子。謂若保赤  
 子也。曰。體曰子。可以見待臣待民之差矣。百工不  
 必其地有之。如粵之罽。燕之函。故來之也。柔者。馴  
 安之意。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朱註。道成於已。而可為民  
 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有嚴師友而學焉。  
 則立心有恒。而無所惑亂也。不眩。謂親任大臣。則  
 小臣祗事。而無煬蔽之患。故不眩也。報禮重。謂君  
 使臣以禮。則士不敢輕忽乎其所報答。孟子所謂  
 臣視君若腹心是也。朱註。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

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徂徠解。四方以中國言。故曰歸。天下。達諸四夷。故曰畏。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君子脩身之法盡矣。讒色二者。必塞賢路。故戒之。德本也。財末也。故勸賢之方。在賤貨貴德。而其事則主養老禮而言耳。游氏曰。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徂徠解。親親。必行一字。鄭註。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有忠信者。重其祿也。使之以時。日月省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稟。稍食也。橐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朱



註。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九經之法。王者之治天下必用此。諸侯之治國家必用此。無二致也。

右第三章。蓋惟達道達德九經。包括天下之至善至美。其行九經。必以達道為本。行達道。必以學問為本。而達德為學問資。是其標本先後之

序也。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脩身為本。而脩身以格物為本。即此章同意。首章以下引孔子之言。止于此矣。說者或并次章以為孔子之言者。謬矣。家語。僻書也。豈足盡證哉。

前章此章並云。所以行之者一也。舊註。一者。誠也。與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之一。其義不合。豈不謬乎。一自一。誠自誠。其不可以一訓誠。亦已晰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者。泛言一切事。以起下文也。豫。即前定也。廢。即踰困疲窮也。言者。庸言也。踰。躓也。事者。事業也。行者。庸行也。疲。瑕累也。道者。其所由也。凡前定者。學而明善者所能也。學而明善。則無中廢之患。而志可達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責善。朋友之道也。信乎朋友。而其德無間然。聲聞

與情相稱。所以獲乎上也。善者。孝弟忠信之道也。明之者。兼知行而言。學之久。習之熟。而德慧術知。油然而生矣。得以擇乎中庸。而不愆乎禮義。此之謂明乎善。明乎善。則誠乎身矣。與大學格致誠意。其義一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謂物之凝結而為心根也。天之道。即下文天地之道。他書所謂天地之性。是也。不言地者。省文耳。

次章以下專述誠明之義。故於此言天性之誠。以起端也。誠之者。學之久。習之熟。而有物漸次凝結於內。是爾力也。故曰人之道也。中字並去聲。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凡皆然。但聖人不待思勉。而盡合乎達道也。若賢者。則一合一離。不能性之。故擇乎中庸而固執之。使物凝結於內。如顏子之學。是誠之者也。

右第四章自此以下。子思因前章三知三行之言。而申明所以入德之方。以勉學士。亦述其聖祖家法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文行忠信。孔門之教也。學問思辨篤行。孔門為學之方。立誠之目也。五之字。指達道而言。詩書義府。禮樂德則。而君子深造之。以此。學曰博。問曰審。思曰慎。辨曰明。行曰篤。皆欲造其極之辭也。詩書禮樂之文。紛綸乎繁哉。故曰博也。問者欲切諸已。故曰審也。思者欲得諸中心。故曰慎也。辨者欲盡精微。故曰明也。行者欲積微以成大。故曰篤也。學問辨行四者之功。皆一心之所致。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是也。故言慎思於博學審問與明辨篤行之

閒猶心位乎五藏之中央也。古人不苟措辦。亦可見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立誠之法也。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要其成。故百倍其功。凡三知三行之人皆然。但有利鈍之異已耳。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氣質不可變。而達德不可涅。故學問之道。百倍其功。則雖困勉之資。猶有以得諸已。况中人以上乎。故前章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刀。有利者。有鈍者。利鈍之中。又有利鈍。刀之性亦多類哉。然未磨礪之前。皆不可用。磨礪而後。利者可以切玉。鈍者可以割肉。各足以供用矣。切割。刀之達德也。而鈍不可使利。利不可使鈍。但加磨礪之功。則皆成其性而已矣。利鈍者。人之知愚強弱也。磨礪者。人之學脩也。切割者。人之達德也。刀有利鈍。而各不失性。是乃知益知。而雖愚必明。強益強。而雖柔必強之。

况也。

右第五章。德成而凝結謂之誠。故誠者。成德之  
 驗也。非德之名也。論語未曾言誠。而中庸專言  
 誠何也。論語詳論道德。指示其物。故不言誠。中  
 庸特辨學問之成否。故主誠而屢言之。立言之  
 旨所以異也。前儒不識誠字。乃訓為真實無妄  
 之云。為本然天理之云。是以誠為德之名。王魯  
 齋誠明書之說所由生也。吁亦謬矣。前儒又附  
 會此章之義。而創變化氣質之說。殊不知氣質  
 也者。天地之德氣。相搏合而在我也。其可變

乎。生之日。留於軀殼之內。死之日。去於軀殼之  
 外。何從而判德與氣乎。彼求天理之性於未生  
 之前。惡氣質之性於有生之後。是天地所不命。  
 聖人所未言。而徒費許多安排耳。或曰。理氣之  
 說。本出乎麻衣陳搏之淺見。想當然耳。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夫生知之人。從容中道。而明善之功亦大。是自誠而  
 明之者也。故謂之性。若孔子之學是也。學知困知。  
 則明善而其德漸凝。是自明而誠之者也。故謂之  
 教。誠則明。明則誠。言性教之功一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自天下至誠者。不假學問。如堯舜之聖。即鄭氏所謂大至誠者是也。盡其性者。謂自盡知仁勇之用也。盡人之性者。謂三事惟和。使天下之人由教以進。達材成器也。盡物之性者。謂六府惟脩之事。如盡木之性以造宮室。盡金之性以鑄刀劍。盡牛馬之性以羈勒穿鼻之類是也。贊助也。天地生物而不

盡其用。命聖人盡之。故聖人助化育也。與天地參者。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生知以下。曲。猶節也。指教之條件而言。致曲。與大學格物同。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則教之條件集於其身。教之條件集於其身。則有物凝結於中。即大學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有物凝結於中。則仁義忠信之屬。物物形象於外。物物形象於外。則其德著矣。明。則又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謂人民感動興起也。變謂風俗變乎善也。化變之至也。唯聖人為能化民而致曲者亦同其化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致曲而能至於化境者。湯武周孔其人也。是學者之穀率也。故子思云然。  
其右第六章。此所謂天下至誠者。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之屬皆是也。然仲尼祖述堯舜。而不逮帝嚳以上。則天下至誠。唯當以堯舜充之。其不失子思之旨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之道。必有發見之機。故可前知矣。假若君好善而誠。則外召禎祥。而民莫不前知。國家之將興。假若君好不善而誠。則外召妖孽。而民莫不前知。國家之將亡。吉凶見乎卜筮。好惡動乎容儀。故善則人必先知福之將至。而福果至。不善則人必先知禍之將至。而禍果至。亦何唯待禎祥妖孽而知之哉。此汎言凝於中者必著於外。以況盛德至善。民莫不前知而尊親也。至誠如神者。謂聖人之化。

民猶鬼神之體物不可遺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此意。右第七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舊說。至誠之人。有前知之明。而又苦其說之不通。或欲不起意念。或疑此章非孔子之遺言。或曰。是至誠之知也。愈鑿愈窒。其謬可知。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之為言成也。自道。猶言自行也。好善之篤。有物自然凝成於中。凝成於中。而後其道自然行乎家。

國天下。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物者禮之善物也。君子誠之。而其德行有始有終。苟無所凝成於中。豈有物發見於外。是其所以貴誠之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已。謂脩身。即上文自成也。成物。謂立教。即上文自道也。力行以脩身。故曰仁也。博學以脩道。故曰知也。仁知二者。是我之固有。而內之脩身。外之治人。故曰合外內之道也。致曲而誠。則以時施之。而會于事機。合于人心。故曰時措之宜也。是乃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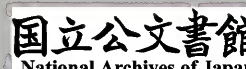
所謂君子而時中之事。曰和而中。曰和而中。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以成已成物之人言之。不息即無息也。曰久。曰徵。曰悠遠。曰博厚。曰高明。皆以德之積累漸次言之。即上文形著明動變化之事也。徵謂有效驗於民也。悠遠謂其德遠及四方也。博厚者仁之積大也。高明者知之積大也。載物覆物謂生成教之條件。以化成天下。猶如天地發育萬物。故曰配地配

天也。悠久并久徵悠遠而言。非悠久不足極品物之盛大。唯悠久之際。其成物也無算。而又與天地生生之德同其無疆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猶示也。動。動民也。是乃上文博厚高明悠久之功效。以其及民者言之。

右第八章。古文艱澁。不可句讀者多。而此章又甚矣。舊說可謂楊蟠無齒也已。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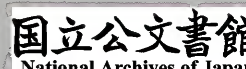


可一言而盡。不過曰不貳而已。其為物不貳者。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也。天地之道。終古惟一。無有二三。所以不息也。言不貳不息。乃能生萬物。多不可測量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仁齋曰。此節恐在上文悠久無疆下。蓋解博厚配地三句之義。如此則上下相承。最為順妥。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收也。卷區也。寶藏謂寶玉之可以珍藏者也。言天地山川。因積累而致盛大也。朱註。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嚶同。即無聲無臭。



也。不顯顯也。物相雜曰文。純純一不雜也。凡其行  
 純一者。孜孜不息。其行駁雜者反之。此引詩取義  
 曰。不貳不息。化生萬物。是天之所以為天也。以其  
 純一之德。而發育教之庶物。是文王之所以謚曰  
 文也。徂徠解。純亦不已。古註家言。誤入正文。

右第九章。復以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明聖人盛  
 德大業亦復如此。以示學者。毅率也。孔子嘗贊  
 堯以巍巍蕩蕩。而曰。民無能名焉。則聖人之德。  
 猶不可一言而盡。况天地乎。故子思表出誠字。  
 取諸至德凝結之義。以形容天地。以形容聖人。

之而又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曰物之終始。曰如  
 此神。曰無息。曰悠久。曰不貳。曰不已。曰純。皆因凝  
 結之意。而發許多義訓乎爾。可見前儒信實之  
 訓未的切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  
 禮樂之道。流動充滿乎兩間。故曰洋洋也。萬物。兩  
 間萬物也。峻。高大也。曰發育。曰峻極。皆以中和位  
 育之功用言之。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

威儀曲禮也。道之體統固大矣。故贊歎曰大哉聖人之道。而道之所以立者。以有三百三千也。三百三千。散見於人倫事物之間。而廣博周備充足有餘。故又贊歎曰優優大哉。待其人而後行者。警悟君子之辭。即首章其人存則其政舉也。凝聚也。成大也。誠之謂也。至德。暗指孔子。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言脩德凝道之方。蓋孔門學則也。尊當作遵。字之誤也。遵德性。即上篇率性也。德性者。天命之性。

主知仁勇而言。道導同。溫如溫煇之溫。謂習之也。故如天下之故。謂古來所相傳禮之說也。新者禮之新義。謂古人所未言而已所發明者也。敦加厚也。崇。積而高之也。蓋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物有曲。有理有義。存於其中。遵我之德性。而利導問學。豈有不達者乎。格物致曲。以致廣大。析理求義。以盡精微。既致廣大。而盡精微。則三百三千。盡為吾有。是極高明也。是學問思辨之功也。既極高明矣。而不利導中庸之行。則是文勝質之史也。無以為君子也。故極高明。而利導中庸之行。可以達天。

德矣。是篤行之功也。既致廣大而又溫故。既盡精微而又知新。溫故以守常。知新以應變。敦其所溫。厚其所知。則是禮義出自我而無窮盡。故曰崇禮。是至道凝聚之實也。而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言道中庸之效也。倍。背同。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即上篇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之意。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保身。謂能中庸而

不獲罪於天也。非明哲之人。何以及此。若眾人。則幸而免者多。其可不戒懼乎。

右第十章。尊德性。遵。訛作尊。傳寫展轉之失耳。何則。若曰貴德性。則猶可矣。尊字殊為不通。舊說。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可謂牽強已。假若曰貴德性。無乃賤形氣乎。形氣豈可賤者也。貴精賤粗。異端之見已。非聖學也。由是推之。其為訛字。斷可見矣。三百三千。學之物也。遵德性而道問學也者。謂竭心力於此物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豈舍禮而別有格物致知之方哉。極高明而道

中庸精義 卷下 三十一  
中庸也者。謂導達此物於行事也。故問學中庸俱曰道也。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子思至此始下禮字。以結上文。則道問學以下。皆主禮而言。可以見已。聖門學則。此章詳之矣。而世儒或欲使學者窮盡一草一木之理。然徒法不能自行。而其徒之膠於理者。則陰援佛老以資咕畢。其弊亦已甚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愚而自用。是居上而驕者。賤而自專。是為下而倍

者。徂徠解。今者謂當世也。反倍也。古者謂文武也。匡按。春秋之世。列國變亂。文武之政。故孔子云爾。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議謀而定之也。禮者。三百三千之統名。度。謂丈尺。文。謂字音與形。軌。轍迹之度。周制。兩輪相距。以八尺為度。行。庸行也。倫。猶類也。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中庸精義 卷下 三  
鄭註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者。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曰說曰學互文耳。孔子學夏殷之禮而能言其義。  
蓋其義之無傳者孔子發之也。杞夏之後宋殷之  
後曰杞不足徵也曰有宋存焉亦互文耳。二代之  
禮不行乎今之世故杞宋雖存不足徵也。

右第十一章凡二節。索隱行怪之徒偽托羲農  
黃帝之言以變亂先王之道而君子聞其風而  
悅之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者也。故子思

類記孔子之言以示明哲保身之道爾。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以下子思之言也。德位時三者難得而兼故為  
三重言王天下而得此三者則雖有所制作亦寡  
過失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朱註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  
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  
不在尊位也。仁齋曰言民之不信者不可妄言民

之弗從者不可妄作也。且之不可計者不可妄言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暗指孔子也。本諸身者。試之於已也。徵諸庶民者。施之於民。有信從之驗也。建。立也。言立諸天地間以為民極也。質。正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卜筮言之。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即此意。徂。徠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考諸三王而不謬者。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聖人之必從也。不謬不悖。

皆以其道言之。無疑不惑。皆以其心言之。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道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徂。徠解。動。包其全言之。故曰道。言行可得而見之。故曰法。則。有望。含下章聲名洋溢意。不厭。含下章衣錦尚絀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夙夜。黽勉意。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十二章。廣上章之義。為次章贊孔子起本。高氏拱曰。難有者德。難得者位。難遇者時。三者兼焉。故為三重。言於所難有者而有之也。有德

則善。則非愚而自用。有位則尊。則非賤而自尊。有時則徵。則非生今反古。是故其道則本諸身。

徵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質鬼神。以俟

與百世。動世為道。言世為法。行世為則。遠則有望。

近則不厭。若是乎其盡善也。夫何寡過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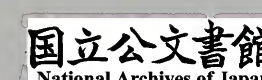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孔子之道。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堯舜所立者也。堯舜為吾道祖。孔子所以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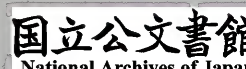
述也。周東遷而降。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至於孔子。始條理。終條理。令光明也。故曰祖述。憲。謂揭示也。章。章法也。文武周家先王。其制度法令。不可不遵

守焉。故曰憲章。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時令也。而孔子之道。贊成化育之功。故曰律天時。即易所



謂財成天地之道是也。五方之地。水土異宜。而孔子之道被華蠻。不失其宜。故曰襲水土。即易所謂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幬亦覆也。持載覆幬。以喻大業。所謂集大成也。錯迭也。錯行代明。以喻盛德。即時措之宜也。天地化育而孔子贊助。故曰並育而不相害。道者兼天地與孔子而言。故曰並行而不相悖。即律天時襲水

土也。小德川流。謂威儀發見於外而無窮也。大德敦化。謂知仁勇禮義五者敦厚化生。夫川流之威儀。猶若天地敦化萬物而無窮也。天地之所以為大。猶言仲尼之大。即天地之大也。仲尼即天地也。  
右第十三章。先王之道。散亂無紀久矣。而集大成者孔子也。故於篇末。頻贊堯舜所以作之。孔子所以述之。亦示學者以毅率者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天下至聖。謂孔子也。聰明睿知。是智之威儀。寬裕  
 溫柔。是仁之威儀。發強剛毅。是勇之威儀。齊莊中  
 正。是禮之威儀。文理密察。是義之威儀也。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於此可見。溥博。謂大德之廣大也。淵  
 泉。謂小德之無窮也。時出之者。時措之宜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禮義二者。人道之大綱。故舉  
 此五者。以贊孔子之至德。至道乎爾。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見如龍見之見。民猶人也。此言過化存神之妙。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聲名者。小德川流之所致也。故曰洋溢。墜同。配  
 天。謂孔子極高明也。言故曰者。以結八章高明配  
 天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天下至誠。謂堯舜也。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  
 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大經者。五品之

人倫也。經綸之者。謂制禮以理五品。即虞書所謂慎徽是也。大本者。中庸之行也。立之者。謂設為名教。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是也。知化育者。謂致中和成位育也。

夫焉有所倚。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焉。何也。徂徠解。堯舜經綸立本知化。於前無所倚。賴於後為吾道之祖。故曰夫焉有所倚。朱註。眈眈。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德。至誠之德也。徂徠解。達者。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孔子固有聰明聖知之德。而又學以達堯舜之德。故能知而祖述之也。

右第十四章。承上章。而贊美孔子極其盛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此以下。復申君子入德之方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褻衣。褻。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君子之學。文明其內。謙恭其外。固與夫羊質虎皮之小

人不可同日而語。故引詩取義曰。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徂徠解。淡而不厭者。君子之交如水也。以其接人者言之。簡而文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以其發於言者言之。溫而理者。君子之德如美玉也。以其存乎已者言之。皆中庸之德行。尚絅闇然者也。匡按。遠之近。言化之及遠本於近也。風之自。言樹之風聲自其身也。微之顯。言有諸內者形諸外也。學

者知此三者。則知所慎。而可入德矣。詩。小雅正月之篇。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承上節。而言慎獨之事也。疚。瑕累也。惡。讀去聲。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也。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者。室西北隅。於此祭中雷之神。言君子雖獨處無人之時。戒懼脩省。必無不然。所以不愧于中雷之神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

中庸精義 卷下 三十一

此承上文。又言慎獨之功。君子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意識而德堅矣。詩商頌烈祖之篇。奏猶告也。假格同至也。言祝告神至。則廟中溘然無言而起。敬也。君子慎獨之至。常對越在天。故其敬信之誠。如之。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承上文。而遂言慎獨之效。威。畏同。鈇。剗斫刀也。鉞。斧也。皆刑具。不賞不怒而民勸沮。其所以然者。

以君子有敬信之誠故也。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顯也。德。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辟。君也。刑法也。言諸侯之所以法天子者。在顯明之德。而不在賞罰也。此可以知遠之近矣。可以知風之自矣。可以知微之顯矣。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篤恭者。至德之容。猶云舜恭己正南面也。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致慎獨之功能如此。則不賞不怒而民勸沮。是之謂篤恭而天下平。詩大雅皇

中庸精義 卷下 三十一  
矣之篇明德。即烈文之不顯惟德。皆指君德而言。大猶貴也。以與也。言君子有明德。則天下平。故君子之所願在脩身。不貴以言辭。色容化民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引孔子之言。廣上節之義。末末務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倫比也。載始事也。德無形象。則可得而舉焉。故詩人以毛况之。雖然既曰如毛。則猶有形象可比之迹。是未為盡也。豈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臭之為至極哉。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在君子。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

右第十五章。廣上篇首章所謂慎獨之義。而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為指歸。故言無聲臭之為天德。以終篇。且不唯是而已。上篇曰天命。而此曰上天之載。曰莫見乎隱。而此曰人之所不見。曰莫顯乎微。而此曰微之顯。曰中和位育。而此曰篤恭而天下平。正相表裏。大賢屬辭。精彩微密。無有罅漏。可以見已。說者或意篇中有放失。有攙入。斷不然矣。卒章言德者數節矣。反覆申明君子敬信之誠而已。舊註以為一節

深一節。遂以不顯惟德。為玄德之義。殊不知玄  
 德是老莊家言。而儒書未有言之者。又與予懷  
 明德相乖。豈不謬乎。所以良曰。此章與意蓋中  
 子曰。育而此曰。莫然而天不平。五時走寒。大智無精  
 而不可見。曰。莫然而此曰。燔之。曰。中時於  
 命而此曰。上天之禱。曰。莫良乎。聖而此曰。入之  
 臭之。為天。然以。為。且。不。知。長。而。曰。主。曰。天  
 論。而。天。之。並。精。之。昔。人。之。並。而。此。曰。言。辨。為  
 之。而。十。五。章。費。之。其。首。章。論。精。而。此。之。是。而。以  
 中庸精義卷下終 限不遠而始不言而前是也

鶴鳴先生著述目錄

書經輯義

春秋輯義

論語輯義

中庸精義

大學精義

禮運輯義



孟子辨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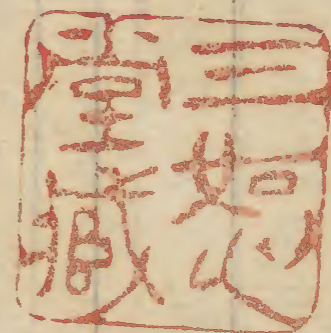
老子考文

讀莊子

鶴鳴文集

鶴鳴詩集

書以辨義



鶴鳴先生卷目録

